

编者按:书展只有一周,但读书却是持续的行为,我们借上海书展之机,希望与读者分享更为丰富多彩的阅读生活。

读书是人生中愉快的享受,常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些读过的好书,是相伴一生的知己朋友,值得每一个人珍视和回味。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我喜欢的理论著作,北京三联1985年6月第一版。那时我刚读硕士第一年,理论书看了一些,大多数都不是太喜欢,枯燥不说,文字上疙疙瘩瘩,根本不像我心中所向往的优秀汉语文本。对我这个刚刚进入文艺学学习的硕士生,读到《乡土中国》,眼前好像有一种特别明亮的感觉,仿佛有一位老人在坚定地告诉我,理论著作是可以明白流畅的汉语文字来表达,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个学习榜样。与此同时,我懂得,好的理论书,专业之外的普通读者,也是可以读得懂,也是可以拿来阅读,从中分享睿智和理性的发现。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硕士研究生期间读到的好书。1984年底,李欧梵先生来华东师大讲座,提到这本书,后来杜维明、陈鼓应、林毓生先生来讲座,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本书。于是,到图书馆找这本书,记得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参考书,注明是节译本,滕唯藻教授翻译。读后,对哈耶克捍卫个人自由,批判中央极权主义的理论,印象深刻。自此之后,哈耶克成为我最关注的理论家。2005年到哈佛访学,向杜维明教授谈及哈耶克,他告诉我,哈耶克访问台湾,就是杜维明先生做的翻译,后来,哈耶克拜见蒋介石,杜先生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没有好感,自然也不愿去当翻译。

傅雷的《傅雷家书》,北京三联1980年代出版。这是本科时代让我感到最亲切的一本书。那时没有双休

日。礼拜六下午,上海同学都回家了,我们这些外地同学先是聚餐,后来是聚在一起看日本连续剧《姿三四郎》、《排球女将》;再后来,觉得这些都无聊,就一个人背着书包,去教室看书。周六的晚上,教室里人不多,这时阅读《傅雷家书》,你会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双慈爱的目光,在远远地关注着你,让人充分体会到父爱的力量,再也不会感到一个人漂泊在外的孤单和脆弱。这部书后来有很多版本,也有修订,都为我收藏。这也是我推荐给自已学生的必读书,它给人以力量,真是非常难得的好书。

巴金、萧珊翻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是我大学时代喜欢的一部翻译作品。尽管后来见到《傅雷论翻译》一书中,收录了傅雷在书信中,对巴金翻译屠格涅夫小说的批评,但我还是喜欢巴金和萧珊的译本,这与我读到的其他翻译文字不同,巴金将屠格涅夫小说的那种甜滋滋的感觉,都传递出来。特别是对一些人物活动的细节描写,翻译者的文字准确到位,给人以回味。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最早见到的是上海书店1980年代的影印本。我读大学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是不讲周作人的,老师讲到郁达夫,也要批判一通,说他是消极浪漫主义。老师随口提到,只有周作人对郁达夫的《沉沦》,给予肯定的评价。但这话就被我记住了。偶尔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周作人的这本书,取来阅读,觉得很流畅,一个晚上就看完了,感到比先前读过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要有意思,不仅见识通达,文字表达也清楚。周作人讲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晚明谈起,将原来新旧对立的现代文学关系,放在一个“载道”与“言志”相互轮替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周作人不像胡适那样喜欢喊口号,给人的印象是平淡自如,本色有力。

十日谈 明日请看《作为读者的译者》。

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这里记录着一段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以热爱和平、大无畏牺牲精神,在上海共接纳了近三万名

为逃离纳粹的屠杀和迫害而从欧洲来沪避难的犹太难民,为他们撑起了一艘“诺亚方舟”的感人故事。

为了纪念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2007年3月,上海有关方面拨出专款,依据原始建筑图纸,对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进行全面修缮。现在的纪念馆由摩西会堂旧址、展示厅、中庭小广场等几大部分组成。

走进摩西会堂旧址,这是一座上海仅存的两座犹太会堂旧址之一。二战期间,在沪犹太难民们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1927年由俄罗斯犹太人修建,外廊式建筑风格,建筑主体为三层青砖墙面,水平向带状红砖作为装饰,门窗上饰有传统式样的拱券(清水拱券),山字形入口具有些许犹太建筑的特点。大门



上方则是犹太教的标志“大卫星”。建筑风格朴素稳重,室内楼梯扶手雕饰精美,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来到纪念馆展示厅,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通过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形象

生动地讲述了欧洲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史实过程,详实地反映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以及与当地中国居民和谐相处的情况,透过那一幅幅图画,生动再现国家危难时刻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反抗侵略的历史场景和精神风貌,让参观者无不带来震撼和感动。

漫步在中庭小广场,即大西洋咖啡列。2013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夫人为咖啡馆剪彩并品尝了第一杯咖啡,该店招是当年犹太难民开设咖啡馆时使用的,纪念馆以老店新开的方式进行保护,重现昔日欧洲犹太难民生活的繁荣景象。

这里的实物、图片、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重现犹太难民避难上海时的情景及相关的各个历史事件和人物,它把上海与反法西斯战争和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那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和纪念犹太人避难上海的这段严酷时代和悲惨遭遇的历史,帮助人们铭记

过去,珍爱和平。当参观完走出犹太难民纪念馆时,一眼望去,周边景色尽收眼底,不远处有“小维也纳”之称,建于19世纪20年代末,具有欧洲古典风格毗连式建筑,二战时犹太难民就在这里集中居住,因此成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商业中心的霍山路、舟山路建筑群。如今,这里成为一个整洁安宁、祥和幸福的居民住宅小区,小区周围开放式的商铺紧挨相连,顾客盈门,一派繁荣景象。于居民小区紧挨着的还有建于1917年的霍山公园(原名汇山公园),二战期间,欧洲犹太难民常在此休息聚会,园内设有“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纪念馆。附近还有建于1910年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旧址和犹太难民收容所旧址。让前来参观者身临其境体验。

踏访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让人感怀和难忘。

我的旅游记忆中,有愉快的也有不快的,本以为不快的记忆会淡忘,消褪,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事实不然,有些不快的旅游经历,过去了数十年甚至二十余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宁夏的沙坡头,是黄河转弯处,两岸皆黄土山坡,黄河奔泻于此,茫茫混混,十分壮观。十五六年前,我曾一游。当时有一项目是乘羊皮筏漂流,游伴皆兴致盎然,看浊水蓝天,晃荡于黄河中流,觉其乐融融。忽有游伴指着岸边山坡说:羊,山坡上有羊。只见约四五十度的黄土坡上,数只羊儿低头啃食着什么。大感诧异,因为两岸土坡,难得见到一点绿草。船夫说,羊是在啃食草根呢。闻得此语,游伴面面相觑,游兴顿时减了不少。有游伴说了句:黄河之水,那能不黄啊。

约十年前,去云南的西双版纳,见当地旅行社安排原始森林、爱尼山寨等观光路线,于是报名。原始森林倒是名副其实,爱尼山寨顾名思义,本以为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住地。一到目的地,未见吊脚楼之类的民居,也未见一个“爱尼人”。所谓的爱尼山寨,由多座别墅组成,原来是度假村之类的场所。导游带至其中的一幢楼,小和尚忽道:本寺有一高僧,善为人解签,本寺掣解签亦皆免费。虽觉蹊跷,出于好奇,我与游伴分别求了一签,见是七言四句,觉得语涉不经,又自己并无什么迷津需要他人指点,也不去僧房求解了。待要出堂门,被一三十余岁的粗壮和尚拦着,说施主请供香烛。我问怎么请?他说两支八百元。我大惊,此时恰好有三四游客前来,我忙说,正好没带钱,拔腿出门,后面传来他冷冷的一句话:心不诚。

二年前的夏天,去大连度假,不料一连五天雾霾,这且不说,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坐游轮看棒槌岛及大连外景,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刚上船时的注意事项,也不见船上工作人员解说。在烟雾中腾腾了半小时,这游览就算完成了。偌多游客上船下船,也不见人说一句话。直待下船后,方听得有人说了句,这也叫游览吗?也无人应答。烟雾锁城,人们大约已经习惯了罢。

雾霾等环境问题造成旅行的不快,这是无可奈何的。而碰到欺诈宰客之事,不要说愉悦身心,它常使我们的情绪变坏,有一年去山东曲阜,被拉去“孔子故里”,本以为是孔子出生之处,不料却是新建的设有所谓“六艺馆”的游乐场所,门票价格不菲。出来后再游孔府、孔林,兴味自然打了折扣。



云起山间 (中国画) 夏秀公

世界上有两个人叫过我“大师兄”。叫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一男一女,两人做过短暂的夫妻。但是,他们一先一后在一两个月内溘然去世,都是约半年前的事情。这令我异常惊愕和悲伤。

我先认识女士。她就是30多年前金石篆刻名家陈巨来先生的唯一女弟子张颂华。她的名字在海外多种巨来先生的传略里均有载。她从中学出来进了上海女排专业打球,退役之后在电视台做美术工作,业余师从巨来先生学印。80年代《新民晚报》和《文汇报》对她都有报道,也发表她自己写的文章,因为女排健将师从名家学习篆刻是中国社会多少年来“未之闻也”的佳话。老师对她的篆刻评价不错,我曾从别人处看到她的作品,既惭愧又羡慕。我于50年代前期跟巨来老师学印,后来因双方命运皆变而嘎然终止;80年代则忙于在废墟上重建生活,从未见过颂华,直到三十多年之后的2014年,定居日本的畏友陈茗屋兄嘱我去看望弱病的她,我才专程从纽约西南端的居处到纽约东北部她家去看望这位比我年幼十七岁的小师妹。她与母亲下楼迎接。骤然见她,我大吃一惊。56岁的她没有了身高一米七

五的球星的风貌和体魄,裹在一件长大衣里。已经杂有银丝的头发被寒风吹得四散凌乱。她的80岁母亲亲扶持着她,比她神气灵活得多。她当时的病苦是因割痔疮而引起巨量失血,但干咳不止,不知道肺部已经染上绝症,而谁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坐在她卧室里的沙发上观赏她的历年相册,不禁悲从中来。1988年来美结婚后的她,五的球星的风貌和体魄,裹在一件长大衣里。已经杂有银丝

小和尚忽道:本寺有一高僧,善为人解签,本寺掣解签亦皆免费。虽觉蹊跷,出于好奇,我与游伴分别求了一签,见是七言四句,觉得语涉不经,又自己并无什么迷津需要他人指点,也不去僧房求解了。待要出堂门,被一三十余岁的粗壮和尚拦着,说施主请供香烛。我问怎么请?他说两支八百元。我大惊,此时恰好有三四游客前来,我忙说,正好没带钱,拔腿出门,后面传来他冷冷的一句话:心不诚。

二年前的夏天,去大连度假,不料一连五天雾霾,这且不说,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坐游轮看棒槌岛及大连外景,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刚上船时的注意事项,也不见船上工作人员解说。在烟雾中腾腾了半小时,这游览就算完成了。偌多游客上船下船,也不见人说一句话。直待下船后,方听得有人说了句,这也叫游览吗?也无人应答。烟雾锁城,人们大约已经习惯了罢。

雾霾等环境问题造成旅行的不快,这是无可奈何的。而碰到欺诈宰客之事,不要说愉悦身心,它常使我们的情绪变坏,有一年去山东曲阜,被拉去“孔子故里”,本以为是孔子出生之处,不料却是新建的设有所谓“六艺馆”的游乐场所,门票价格不菲。出来后再游孔府、孔林,兴味自然打了折扣。

第二天在泰安的一家小饭店用餐,所点菜中有特色菜“泰山三白”,端上来方知是白菜豆腐。问服务员:这怎么叫“三白”?服务员稳稳地说:还有一白是泰山的水。我又问:为什么菜单不点明是白菜豆腐?她笑而不答。

旅行中的不快,亦常见诸媒体报道,有的远甚于我的不快,可见今日我国旅游环境并不怎么良好。何以会如此呢?原因众多,而民风的浇薄是重要因素吧。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涵养深厚的民风方面做得实在太少,它带来的恶劣影响,可不仅在旅游一途呢。

云起山间 (中国画) 夏秀公

他跟我电话中谈谈,他也直呼我“大师兄”,妇唱夫随,也是常例,我倒不好认真置喙。一小时不到的交谈,唯一的推心置腹的畅叙,岂料竟成“绝响”。当时我根本没有从他的温婉而从容的倾谈里听出他的生命余力已经不多。颂华告诉我长寿将住入纽约非常著名的凯瑟琳·史隆医院,由多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专门组成一个针对他的个人的治疗小组,以解决他罕见的白血病特例。

渠料,几星期之后,旅居上海的茗屋兄突然来邮,告诉我长寿兄已经离世;所幸临终前没有很大痛苦,走得平安。半月多后,颂华来电话告诉我,她的久咳,低热,当晚将去住院,谈天说地。她结婚后与夫婿一起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经营一家中餐馆,二十年后丈夫病逝,她寡居多年,到2012年才与收藏家、书画装裱专家于长寿先生结婚。

后来,于长寿在探访上海时验出患有白血病,急忙返美,颂华让他

静安诗草·咏夏

胡中行
最是烦人六月中,
骄阳无赖挂西东。
静心数得菩提子,
一点清香一点风。

陈鹏举
老天热得掐人中,
度日如年日赖东。
待解菩提酩酊意,
大人诗句亦来风。

吴忱
镇日昏昏觅句中,
不知诗在小桥东。
扁舟才向湖边去,
便有新荷送好风。

傅震
蒸人大暑似笼中,
汗下昏沉面壁东。
犹见弥陀呈笑意,
静空心起凉风。

喻石生
古园萦绕碧丛中,
步向亭台岸柳东。
云暗霎时疑阵雨,
荷塘初起一丝风。

林美霞(原玉)
阑干岸树映湖中,
向日扁舟荡水东。
几个沙鸥带春色,
轻摇荷叶有清风。

第二天在泰安的一家小饭店用餐,所点菜中有特色菜“泰山三白”,端上来方知是白菜豆腐。问服务员:这怎么叫“三白”?服务员稳稳地说:还有一白是泰山的水。我又问:为什么菜单不点明是白菜豆腐?她笑而不答。

旅行中的不快,亦常见诸媒体报道,有的远甚于我的不快,可见今日我国旅游环境并不怎么良好。何以会如此呢?原因众多,而民风的浇薄是重要因素吧。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涵养深厚的民风方面做得实在太少,它带来的恶劣影响,可不仅在旅游一途呢。

云起山间 (中国画) 夏秀公

他跟我电话中谈谈,他也直呼我“大师兄”,妇唱夫随,也是常例,我倒不好认真置喙。一小时不到的交谈,唯一的推心置腹的畅叙,岂料竟成“绝响”。当时我根本没有从他的温婉而从容的倾谈里听出他的生命余力已经不多。颂华告诉我长寿将住入纽约非常著名的凯瑟琳·史隆医院,由多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专门组成一个针对他的个人的治疗小组,以解决他罕见的白血病特例。

渠料,几星期之后,旅居上海的茗屋兄突然来邮,告诉我长寿兄已经离世;所幸临终前没有很大痛苦,走得平安。半月多后,颂华来电话告诉我,她的久咳,低热,当晚将去住院,谈天说地。她结婚后与夫婿一起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经营一家中餐馆,二十年后丈夫病逝,她寡居多年,到2012年才与收藏家、书画装裱专家于长寿先生结婚。

后来,于长寿在探访上海时验出患有白血病,急忙返美,颂华让他

